

王季思全集

第一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 第一卷 古典戏曲论文集(上)
- ◎ 第二卷 古典戏曲论文集(下)
- ◎ 第三卷 戏剧评论文集／西厢记增订校注
- ◎ 第四卷 古典文学论文集
- ◎ 第五卷 杂文集
- ◎ 第六卷 韵文集

ISBN 7-5434-5971-X
I·936 定价 198.00 元

王季思全集

全六卷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季思全集/王季思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 11

ISBN 7-5434-5971-X

I. 王... II. 王... III. ①王季思—全集②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4868 号

责任编辑 李自修

装帧设计 徐占博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p.com>

地址: 石家庄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0.625

字 数 2142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7-5434-5971-X/I·936

定 价 1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0311-88641271, 8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8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 王季思先生像

胡匠誇松栢，鉅出女兒膚。張公說雛
鵝，情親兒不如。西堂風雨夜，端詩足情
娛。陶公有心人，外弟中鬱紆。玉谿通叔
井，西崑徒匠。冬冬郎，喜男子，赤手捋
虎鬚。芳芳出徘徊，孤指舞接蓮。去同以謔，
誰能道陳不。豐妙夫知，長謔親切有味。
如張胡何時詩，論就對酒更喝子。

仲陶來西堂論詩，要唐夕酒，將早詩學
通論，以此從之。

目 录

我怎样研究《西厢记》	(1)
《西厢五剧注》自序	(13)
《西厢记》作者考	(16)
关于《西厢记》作者的问题	(21)
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30)
《西厢记》叙说	(41)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60)
从《凤求凰》到《西厢记》 兼谈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中的爱情作品	(109)
《西厢记》的历史光波	(130)
《西厢记》1954 年版后记	(146)
《西厢记》1959 年版前言	(148)
《西厢五剧注》成书漫忆	(153)
《西厢记》的喜剧特色和结局问题	(156)
《槃迁硕人 (增改定本西厢记)》跋	(159)
《西厢》五剧语法举例	(168)
第四次《西厢记》校改本补记	(171)
《集评校注西厢记》后记	(174)
整理《西厢记》异体字的几点经验	(180)
西厢五剧注补正	(183)

王实甫·····	(190)
高歌卑贱者的胜利	
——《西厢记·拷红》赏析·····	(200)
《〈西厢记〉艺术谈》小引·····	(206)
关汉卿评传·····	(210)
关汉卿战斗的一生·····	(222)
关汉卿的创作道路·····	(231)
关汉卿杂剧的战斗精神·····	(256)
关汉卿和他的杂剧·····	(267)
关汉卿杂剧的人物塑造·····	(287)
谈关汉卿及其作品《窦娥冤》和《救风尘》·····	(307)
马致远的《秋思》和关汉卿的《窦娥冤》·····	(319)
关汉卿《玉镜台》杂剧的再评价·····	(328)
《诈妮子调风月》写定本说明·····	(337)
谈关汉卿的《鲁斋郎》杂剧·····	(358)
从柳永的〔定风波〕到关汉卿的《谢天香》·····	(364)
怎样校订、评价《单刀会》和《双赴梦》	
——与刘靖之先生商榷·····	(372)
关于《浪子、斗上关汉卿》的对话	
——一次辅导课记略·····	(383)
《琵琶记》的艺术动人力量·····	(389)
温州的南戏·····	(400)
元曲略说·····	(404)
元杂剧·····	(414)
我国戏曲的起源和发展·····	(425)
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	(437)
元人杂剧的本色派和文采派·····	(444)

我怎样研究《西厢记》

我怎样研究《西厢记》，这题目是同学们给我出的。这问题不好谈，因为牵涉到个人的地方太多，难免主观片面。但也有好处，可以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准备谈以下四个问题。

一、我怎样爱上《西厢记》的？

首先是《西厢记》的舞台形象吸引了我。我出生在南戏的发源地温州，那里民间演出较多。我的老家上田村周围有好几个村子，每逢春秋两季，各村轮流演社戏，我几乎每次都去看。当时经常演出的节日有《琵琶记》、《荆钗记》、《西厢记》等。演《西厢记》红娘角色的是个著名的老艺人，名叫高大姆。他演《南西厢》中的“月下围棋”、“闹简”、“拷红”等都很出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爱《西厢记》就是从它的舞台形象开始的。

其次是《西厢记》的清词丽曲吸引了我。我年轻时不大会欣赏《西厢记》的说白，但却十分喜爱它的曲词。因为我从小背了许多唐诗宋词，顺流而下，觉得《西厢记》的曲词漂亮极了，读来真是像《红楼梦》中所形容的“词句警人”，感到余香满口。

最后是《西厢记》的反封建精神引起了我的共鸣。我青少年求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我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有追求恋爱自由、家庭民主的愿望。封建家长

最怕我们年轻人看《西厢记》、《红楼梦》这类书，但他们越禁，我们越爱看。书中崔莺莺、张君瑞追求个人自愿结合，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口号，不知不觉打动了，使我在生活上走上与他们类似的道路，甚至比他们更大胆。

二、我怎样研究、整理《西厢记》的？

这可分三个阶段来谈。

第一阶段，是对方言俗语的考证，用前人治经的方法来考证戏曲小说。我采用这种方法决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受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的影响。孙是温州瑞安人，和我有间接的亲戚关系。我在瑞安县立中学学习时，就住在他家里。孙家藏书很多，并有一些经孙氏亲笔校勘、批注的本子。我看了他的部分手稿以及和同时学者讨论问题的通信，非常钦佩他学问的渊博和治学态度的严谨。后来我对元人杂剧的校勘和考证，如果说态度还比较认真的话，就是受这位前辈学者影响的结果。那么，我为什么不沿着他的足迹，用他的治学精神去考证《周礼》、《墨子》等著作呢？这又与“五四”时期提倡平民文学有关。当时不少人为小说、戏曲作考证，认为它们的价值不在群经诸子之下。我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开始考证《西厢记》的方言俗语，用治经的方法来治戏曲。这可说是地方前辈学者考证学的传统和“五四”时期平民文学的思潮结合的产物。

为了做好考证工作，我做了两次关于元人戏曲的俗语方言的卡片。第一次卡片是在江苏松江教书时做的。抗战期间松江沦陷，卡片全部丢失了。第二次卡片是在解放后做的，现在还保留着大部分。为元剧俗语方言做卡片的工作不仅对研究《西厢记》有用，而且为我后来研究关汉卿、马致远等其他元人戏曲打下了基础。我当时把全部元曲中难懂的词句都摘录出来，做成卡片，这工作是

很笨、很艰苦的；现在做学问的人，愿意这样做的人并不多。但是如果要认真做学问，从弄通语言文字入手是不可少的。

第二阶段，是对故事源流的探索，可以说是用前人治史的方法来研究戏曲小说。这方面直接指导我的是东南大学教戏曲的吴梅先生，同时还受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史》等著作的影响。吴先生上课一口苏州话，我最初不大听得懂他的话，但在课外找他谈，却谈得很好。他很爱护青年，经常借书给学生看。他第一次借给我的就是暖红室刻本的《六幻西厢记》。除王实甫的《西厢记》外，还有唐元稹《会真记》、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以及明李日华、陆天池的两种《南西厢》。由此引起我研究《西厢记》源流的动机，从诗歌、小说、诸宫调等方面对《西厢记》的人物故事追本溯源。《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一文就是这种探索的成果。

第三阶段，是对《西厢记》思想艺术的评价。《西厢记》的版本很多，评论也多。解放前，我选择了前人的部分评语，编成《集评校注〈西厢记〉》一书，初步总结了前人对它的思想艺术的评价，但还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解放后，我在《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一文中，分析了这个剧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问题，主要是从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等观点来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长期靠边站，书不能教，文章也不能写，就专心阅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我联系中国的历史文化反复学习，反复思考，对《西厢记》的戏剧内容产生了新的看法。另一方面，解放后的新中国也为我进一步评价《西厢记》提供了条件。解放前，想看一场荀慧生演的《红娘》是千难万难的。解放后，我参加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和广东省戏剧改革委员会，有机会看到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剧团、演员的演出，如袁雪芬、徐玉兰演的越剧《西厢记》，河南常香玉演的豫剧《红娘》等。我又看了一些中外的优秀电影、话剧，学习了马列主义有关婚姻、家庭的论述和文艺理论著作，在

思想和艺术上都形成了对《西厢记》的新看法。《从〈凤求凰〉到〈西厢记〉》一文就是这些看法的总结。拿这篇文章和《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相比，两者有连带关系，但思想体系各异，前者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评价《西厢记》的思想艺术成就，后者则仅仅用自由恋爱和平民文学的观点加以评价。

三、我在研究中解决了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未解决？

第一，版本问题。我比较成功地解决了金圣叹评点本的问题。金本是清初至解放前最流行的本子，我年轻时看的是金本，接受的也是金圣叹的观点。金本充分肯定《西厢记》的前四本，认为是王实甫所作，这是对的。但他把第五本看作关汉卿的续本，贬得一钱不值，这是错误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某些观点，还假借古本，妄改曲文，这就更错了。清末开始有人怀疑金圣叹的看法，翻刻了明末一些比较接近原著的本子，但没有将它们与金本作认真的比较、分析。1944年，我的《西厢五剧注》出版后，金本就逐渐少人看了。我的《西厢五剧注》以凌濛初本为底本，吸收了王伯良、毛西河、汲古阁六十种传奇本的长处，并参照了《雍熙乐府》所录的《西厢记》曲文，有所校正。又对原本中的异体字作了些划一的工作。这样，我的本子出版后，金本就自然少人看了。还未解决的问题，是解放后新发现的本子还来不及仔细研究。如1957年《古本戏曲丛刊》收集的明弘治年间的刻本以及刘龙田、张深之等的本子。最近北京中国书店还发现了可能是元末明初刻本的《西厢记》残页。如果现在要出版一个更好的《西厢记》本子，那么，对这些新本都应作认真的校勘。其次，是插图问题。解放后出版的《西厢记》本子，插图很少。其实过去《西厢记》的插图是很多的，特别是明末清初本的插图，有不少出自当时名画

家之手，更为珍贵。我曾将明刻本陈洪绶画的二十一幅精美插图，交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但他们只选印了两幅，其余的都没有采用。今后如出新版，可以选用前人的插图，也可以由现代画家来创作。还有异体字的整齐划一问题。古本有些字体今天已不通行。为了便于今天的读者，我将一些声音、意义相同的异体字改为今天通行的字。如“每”字改为“们”字，“妳”字改为“奶”字，“忒”字改为“太”字等。但学术界有些同志认为这是“妄改古书”，将来人家看到原刻本会看不懂，应保留古书的原貌，这也有一定的道理。

第二，方言俗语问题。过去对《西厢记》的方言俗语争论很多，解释不一。我由于对元人戏曲的方言俗语及前人的注释作过比较认真的调查研究，较好地解决了《西厢记》的语言问题。没有解决的主要是文体问题。我的本子用文言文注释，影响了今天某些读者的理解。中华书局上海分局曾建议我再出一种用语体文注释的本子，但我工作较忙，挤不出时间搞。其次还有漏注和存疑的地方。如剧中《拷红》折里红娘唱的“世有、便休、罢手”句，过去我以为“世有”是“世上有”的意思，不用注释。后来看了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说“世有”是“既有”的意思，因此我是漏注了。存疑的地方如张生赴京科举时，接到莺莺叫琴童带给他的琴，有“闭门学禁指”的一句唱词，“禁指”我也解释不了，只能存疑。

第三，《西厢记》的作者问题。这问题向来分歧很大，大致有四种说法：关汉卿作，王实甫作，关作王续，王作关续。金圣叹本流行后，王作关续几乎成了定论。我根据《录鬼簿》和元末明初的其他有关材料，作了比较全面的考证，认为《西厢记》五本都应是王实甫的手笔。1961年，杨晦同志发表文章，认为《西厢记》剧的第五本与前四本的风格迥然不同，应是另一作者手笔。陈中凡先生也发表文章，认为元人周德清称“关、郑、白、马”为

元曲四大家，没有列入王实甫，因而怀疑《西厢记》剧作者并非王实甫，而是比郑德辉更晚的一个作家。我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页发表文章与陈先生商榷，经过两次争论，观点逐渐接近。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使《西厢记》的作者问题终于接近解决；但第五本有部分曲词不类王实甫的手笔，我怀疑它是从民间另一个本子沿袭来的。还未解决的问题，是王实甫的姓名、职务、生平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天一阁蓝格本《录鬼簿》在“王实甫”下注：“德名信，大都人。”“德名信”可能是“名德信”的倒文，也可能是“名信德”的倒文。据《传奇汇考标目校勘记》“别本第八”有“王德仲，大都人，一云即王实甫”的注文。“德仲”当即“德信”，以形近而误。因此，王实甫名德信，是比较可信的。

关于王实甫的生平，有人根据明散曲集《词林白雪》所载的《商调·集贤宾·退隐》一曲，中有“有微资堪贍嗣，有亭园堪纵游”等句，推测他做过官，有点积蓄，晚年过着悠闲的退隐生活。如果这套曲子确是王实甫写的，那他就是个隐逸诗人。但据明初贾仲明为王实甫写的《凌波仙》吊词看，他却是个过着“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晃晃排剑戟”的生活的书会才人。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对？我觉得《退隐》这套曲子的消极出世思想与《西厢记》蔑视封建礼教的叛逆情绪对不上号，因此认为贾仲明的说法比较符合《西厢记》作者的实际情况。再说，比《词林白雪》早出的《雍熙乐府》也选录了这套曲，但没有署王实甫的名字。这套曲子是否王作，也是值得怀疑的。至于有人根据元苏天爵 1337 年为元曲名臣王结写的行状里，有“父德信，治县有声，擢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的话，认为王实甫就是王结的父亲，更不可信。从苏氏行状看，王结父 1337 年尚在世，而钟嗣成在 1330 年作《录鬼簿》，已称王实甫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这两个王德信不可能是一个人。

第四，源流问题。把《西厢记》剧的故事放在中国文学史的

长河里来考察，可说是源远流长。从源来说，它可追溯到卓文君、司马相如的《凤求凰》，更远的可以追溯到《诗经》中许多被朱熹骂为淫奔的诗。从流来看，影响到今天各种地方戏曲，小说、说唱等，甚至影响到外国文学。元明以来有人称《西厢记》为《小春秋》或《崔氏春秋》，其实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比孔子的《春秋》或左丘明的《左氏春秋》要大得多。《西厢记》比较近的来源是元稹的《莺莺传》，写的主要是他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北宋末年的学者王性之对此已作了考证，基本符合实际。我在考证《西厢记》的来源时，根据两种新材料，作了些补充：

（一）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光阴听话移”句下自注道：“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新昌宅”指白居易在长安的住宅。《一枝花话》指唐人小说《李娃传》的话本。“自寅至酉”是早上六七点钟到十一点钟。这样长的时间，故事还未听完，可见元、白对民间说唱的爱好的，亦可见当时士大夫爱好民间文学的风气。元稹《莺莺传》写莺莺的形象这样动人，和他受民间通俗说唱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二）苏轼的诗词中，有四处用了《莺莺传》的故事：1. “诗人老去莺莺在。”（《赠张子野》诗）2. “美人依约在西厢。”（〔南柯子〕词）3. “为郎憔悴却羞郎。”（〔定风波〕词）4. “吹笙北岭，待月西厢。”（〔雨中花慢〕词）由此可见，苏轼是很熟悉《莺莺传》的。苏轼门下的诗人秦观、毛滂、赵令畤也都用过北宋的词调来歌唱莺莺。特别是赵令畤，用十二首的〔商调·蝶恋花〕来歌唱莺莺的故事，并对张生“始乱终弃”的结局表示不满。从这些材料来看，苏轼派作家对《莺莺传》的传播和改造起了重要作用。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对《莺莺传》结尾的改造，可能也受到他们的影响。

源流方面还未解决的问题，是从晚唐到宋初，还未找到确切

的材料，说明《莺莺传》在当时流传的情况。至于支流、分流，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更多，初步估计有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改编本的问题。《西厢记》流行后，出现了许多改编本，各本妍媸不一，南戏有李日华、陆天池两种改编本。李本基本保持王西厢的面貌，从明末以来的昆剧演出大都用李本。后来京剧、梆子等剧种也都有改编本。田汉同志改编的京剧《西厢记》，在结尾处写莺莺与张生双双出走，也是改得较好的。如果我们能将这些改编本都研究过，集中各本的长处，写出一个新的、适合今天舞台演出的本子，那将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二）续改本的问题。王实甫的《西厢记》出现后，有的人认为它是伤风败俗之作，甚至诬蔑他子孙好几代都是哑巴。还有人认为王实甫不应该改变《莺莺传》的悲剧结局，因而出现了不少歪曲王实甫原意的续改本。如明末卓人月的《新西厢》，依照《莺莺传》的原型，写张生“始乱终弃”，“善于补过”。又如周公鲁的《锦西厢》，沈谦的《美唐风》，都反对崔、张的自愿结合，以莺莺与郑恒结合终场。拿这些续改本与王西厢比较，可以看出古典文学领域两种思想倾向的斗争：一种是维护封建家长的统治，另一种是歌颂封建家庭的叛逆者。

（三）受《西厢记》影响的新作的问题。这些新作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模仿《西厢记》剧的格局，改换了剧中人的姓名，如把崔莺莺改成董秀英、樊素，红娘改成梅香、小蛮等。白朴的《东墙记》，郑德辉的《伯梅香》就是如此。这些东施效颦的作品，成就不能与《西厢记》相比。另一种是在《西厢记》的思想影响下另辟新路的作品，有的相当成功，如《牡丹亭》、《红楼梦》。从杜丽娘倾慕崔、张，贾宝玉、林黛玉称誉《西厢记》，都可见这些爱情作品是受了《西厢记》的影响的。可贵的是，它们并不是模仿《西厢记》的格局，而是继承剧中的反封建精神，根据各自时代的不同要求，发挥创造性，另辟路径，因而在各自的时代里，取

得与《西厢记》同样辉煌的地位。

第五，评价问题。解放后学者对《西厢记》的评价，基本是肯定的。50年代中期讨论《中国文学史大纲》时，有人认为王实甫的成就不如关汉卿，不必专章论述，但最后还是肯定的意见占了上风。当时主要肯定崔莺莺的叛逆性格，肯定剧作提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口号，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我在1955年写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一文中，曾对自己从30年代到50年代的研究心得作过小结：

自从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出世之后，到现在又过了六百多年。当时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首先演出的大都，今天已成为人民的首都。这一部曾经为古今无数热爱自由的青年男女所爱好的戏曲，也只有在这人民的时代，才被一致承认为古典文学里的伟大著作。张生、莺莺、红娘，这些在封建时代为无数优秀艺人所共同塑造的典型人物，在人民政府正确的戏曲改革方针指导下，重新以极其光辉的形象出现于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

我接受了“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思潮和继承了我国平民文学的传统，结合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对它的杰出成就作了概括。今天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还存在着两个重要问题：第一，《西厢记》是爱情戏，而我却对爱情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缺乏认识。爱情，恩格斯的著作中称为“性爱”。从男女两性的关系来说，我认为这是比“爱情”更为准确的提法。过去封建道学先生将这个问题神秘化，似乎是提不得的，而小市民则片面追求黄色、庸俗的东西。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但究竟怎样看才正确，我自己也不清楚。这样，我当时对《西厢记》的评价就仍流于表面。其次，我还没有将文艺作品放在一定历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中